

東北革命作家 ——田實

辽宁民族出版社

序

已故革命作家田贡的遗作和纪念文集，经过十几年的齐心合作，终于得以问世，这是一件十分可喜可贺的盛举。

我未能与田贡谋面，不过，对于这位满族作家的生平及其遗著，早有所知。如果说60年前，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东北作家，其中一群被迫流亡入关，继续以笔作战的话，那么另一群则是坚持在白山黑水之间，以笔作刀枪，与敌人做浴血拼搏，其中站在最前列的佼佼者中，田贡当是光芒四射的一位。

田贡的诗，田贡的散文，田贡的小说，几乎全是犀利的匕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斗争方向，代表着人民的时代的进步潮流，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战斗风格和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爱憎分明，感情激昂，以其特有的文学语言和艺术魅力，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但主要的是包容着向一切黑暗、侵略、压迫进行抗争的力量。

唯其如此，田贡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同金剑啸、萧军、萧红当年在哈尔滨的作品一样，田贡的作品散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赢得广大人民的喜爱，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过去、今天和未来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遗憾的是，田贡的代表作《幽静的山谷》、《荒城故事》、《三人行》（均为小说）和《孙二祖宗上西天》（长诗）都因找不到发表该作品的《营口新报》、《地平线》杂志而不得集印于本书。祈望能进一步查找，使这些闪光的作品面世，以补缺憾。

田黄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里。

田黄撒播了星星之火，他在烈焰中永生！

马 加

1993. 6. 10

引 言

这是中国东北文学史上的一段史实。作品产生的时间是伪满初期 1933 年至沈阳解放前的 1946 年。

作者，是我的老师，笔名田贡，满族，满姓伊拉里·华色，本名花喜露（1912~1946），是辽南盖县人。1944 年 4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 1946 年 6 月 13 日告别人世，国民党正盘踞沈阳，他没有看见五星红旗，但想象中的旗帜，却飘飘然——永不熄落！

田贡同志是诗人，也是散文、杂文作家和小说家。他的散文，大部分刊载于 1937 年至 1939 年间秘密出版的《行行》上。小说《幽静的山谷》和杂文等则刊载于 1940 年公开出版的《营口新报》的《星火》副刊上。非常可惜，刊登上述作品的刊物，竟然一篇也找不到了。现在，只凭人们在记忆中还经常出现的《幽静的山谷》的开头：“夏天，山谷中的石竹花，凄惨而哀艳的开着”“山头的云影，压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他以这样凄迷的笔调，来展示殖民地地下黑暗的东北农村。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其余的绝大部分，只好留待将来，或者有人通过某种机缘，有所发现了。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营口新报》上发表的星火“发刊前言”上曾写道：“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人们插花的”，“期待于它的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子、老妇和壮汉！”这在当时来说，该是多么不简单的呼唤啊！接着，《星火》又在日本人迫害之余，还在承受着国民党（虽然他也在日本人的迫害下成长，但工农兵文艺却不能暗暗地“吃气息”于他）的迫害，因而不得不停刊。就在停刊

的前两期发表的《吃气息》和最后的一期上发表的《舒愤懑》两篇杂文，到如今，也只好留下题目，供读者来咀嚼和回味了！但是，田贡是诗人，原是无须证明了的，因为田贡后期绝大部分诗稿，都被保存了下来——包括作者在伪满前一时期的一小部分，这前一时期所写的作品取名为《黑书》。

这《黑书》是田贡给自己的作品起过的名字，不过，那是他在进伪满日本人的监狱之前，即1938年，“L·S（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外称“灵莎文学研究社”——灵莎是田贡的字。）的同人，准备油印他的杂文时，所起的名字。后因油印刊物不利于传递（难于避免日寇的检查）遂即停印。但到1940年左右，仍有个别同志，要求用自己的笔和纸，抄写他的一些作品，当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抄写是可以的，但我写的作品，除了少数绕了几个圈子写成、勉强可以在刊物上发表之外，很少能够公开出版的。你们一定要抄写，也可以，我给他起个名字，不妨就叫‘黑书’吧。”

因为这些东西，在伪满，不能公开在外边读，对于日本人及其走狗必须随时加以回避。现在，重用《黑书》来作名字——包括他在1944年至1945年8月18日在伪满监狱中秘密写作在内。无非是用以牢记那整整14年的伪满时期！至于出狱之后，直到田贡逝世为止，虽然不到10个月，而且始终在病魔残酷的折磨之下，他却完成诗歌85首之多，真可谓多产作家了。这里，依然用他自己起过的名字，叫做《奴隶之歌》。他的意思是极其明显的，即是：国家是光复了，但除了恢复为中国人之外，自己呢？仍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一个亟待解放的奴隶！

以下是每篇（包括《黑书》和《奴隶之歌》）的写作经过：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是田贡在1933年的一篇习作，在此用作《黑书》的开篇。

《我们是丰厚》是1940年的作品。当时，已经把自己的作品一分为二，一是供作发表的——例如《星火》、《明明》上发表的。一是只供1936年成立的鲁迅文学研究社内部人员观看，用以起到号

召、团结和提高警惕而使用的。例如本刊所选的《新京》、《有赠》、《日子》和《咱是一块铁》诸篇都属于这一类。这一部分作品根本就不曾准备公开出版。事实也真的未曾公开出版。但，它是准备在群众当中流传的。它不仅写了伪满农民们忍着饥饿来打下粮食还要交出的实质，更主要的是它号召人们：“起来！”“动手！”所以伪满刊物上是绝难发表的。

《新京》写于1941年8月，是针对伪满洲国的。它说：“那是一个罪恶的心脏”，指当时长春作为“国都”而言。可惜，作者没有写完。

《有赠》是作者赠送给驼子的，驼子原属于《行行》同人，《行行》是鲁迅文学研究社的同人刊物，共油印两期），他写了《砂风集》等爱国主义诗篇（后来，刊登于《营口新报》上的《星火》之上），田园风味极浓，是反满抗日的作品。但是，田赉写作此稿时，由于对现实的分析与认识不同，加以驼子此时已正式加入地下的国民党，田赉已与驼子分道扬镳，所以，诗中说：“连一页信笺也不屑剪寄”是有理由的。

《献给母灵》、《像赞》是当时已经见诸报端的作品（刊于1942年12月16日奉天《盛京时报》文学版）像是田赉纪念自己母亲的作品。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是1942年12月31日午后4时20分写毕的《到前面去》。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力飞（我的笔名）听到一则“准确的”消息，说可以从东北奔赴抗日的前线——延安。遂即来沈征求田赉的意见，当时田赉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考虑之后，他表示可以。于是在我走后立即完成这首诗。他首先喊出：“困苦中的人们到前面去，贫穷的没饭吃的人们到前面去，为生活流着奴隶的汗的人们到前面去，受着叱骂在被欺侮中生活的人们到前面去，被掠夺的被压轧的人们到前面去……”但是，我正式听田赉朗诵诗歌的时间，是1943年5月28日午后（即我逃出沈阳的前二日），他有选择地读了诗的最后一段。（即从“到真实的人类之家去……到铁的阵去，到力，到永久的，青春……）由于害怕窗外有谁

路过时听到，他是尽量压低噪音来读的，但那声音对于我，却是一曲高亢的进军号角。随即又研究了我逃离沦陷区抵达最后一站时，方可使用的通讯密码，以及到达解放区后，最好能亲自回来，如果实在回不来的话，也应请组织上派人来与田贲亲自联系。5月30日，田丹（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按照田贲的指示到沈阳车站为我送行。（此诗于1946年春季，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化导报》上正式发表。虽然力飞已在中原解放区，但由于国民党包围，当时力飞是没有读到的。）

《日子》和《咱是一块铁》则是1943年间的作品。《咱是一块铁》是自述。《日子》确实如田贲所写“手脚都忘记闲适的风味”，但一种“生活设计（社会主义的中国）早被弄得清楚啦”——虽然当时还是一种清清楚楚的“泛想”。

然而，自此之后，田贲的呼喊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竟哑然而止了。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所参加的秘密组织——东北青年救亡会曾要求他不写，或尽量少写，要写得更加精炼一些，而且还得发挥一点作用。二是他所直接领导的爱国青年，有的人已经开始进关，如力飞是1943年5月，季冬（笔名胡沙）大约是7月末，邓周立也是8月进关。田贲之不再发表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田贲的秘密写作是不曾停止的。例如《挣扎》、《凌云街的惊异》都是写美军轰炸沈阳的小说，1944年初的作品。不过只供内部观看，不予发表罢了。可惜，两篇作品都在他被日寇逮捕前，自己烧毁，再也找不到了。

1944年4月初，经组织上重重考查，田贲乃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见侯洛、贾玉冈的文章）。同年4月28日夜，田贲竟遭到日寇逮捕。

《暗室》是作者被关在奉天北陵留置场内的第一首诗，完全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全诗不长，只有两句：“暗室虽没有日光”（黑暗哟！），但，“我胸怀十万个太阳！”（马克思主义思想啊！）

《梦》和《蔷薇》是入狱初期的感想。

《我是王》是与敌人（日本人）进行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表白，（可惜已查不清此日寇的姓氏名字了。只记得一日寇特务法官，姓矢野，非常凶狠。）但田贡由于最讲策略——他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对他的友人说：“要活，就要有主张，死也死在主张上！”藉以团结群众，共同对敌。

《祝》是悄悄地预送一囚徒（虽然已不知此人的姓名了）赴日本人的刑室，但他对此人具有热情慰问的心情，则是流露笔端的。

《夏》、《生物以下的世代》、《禁锢》是酷刑已经过去，作者也许在等待着判刑的日子所写的吧。但《生物以下的世代》所写的，却正是很好的记录，那个时代的犯人，所能吃的、喝的是什么呢，“然而都隐忍了，自己拔掉一根毛发，使皮肤流血，这时候才知道笼子里的蛆蝇为什么要自残骨肉。”他要求“给我们清风吹吹久窒的身体，给我们太阳——好像他早把我们遗忘。”此诗的写作时间是1944年6月。

《拔草的人》是一首非常朴素的诗，他——日本帝国主义者，持枪逼着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蒙着眼睛赤着上身，去拔掉留置场的，迎着日光的——蒿草哩！

《谁也不知道》是作者非常喜欢的一首诗，自然也是本文笔者所喜欢的一首诗。他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瞒过了敌人，怎不令人喜欢不尽呢？

剩下的便是在狱中所写的“旧诗二十首”了。

按理说，田贡是不主张发表旧体诗词的（词，他也写，但数量很少。）但是，他有兴趣（他的旧文学底子是很深的），爱写，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监狱生活也促使他写起旧诗来。例如：他托“大程”向外边带的诗中，就有“十二”及“十九”两首是旧诗。因为它短小、精悍、易背又易写（写字之写）。而且，到如今它又给我们留下“事后考查”的余地了。

慷慨赴囚虏，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烈烈试贞情。

此诗是1944年6月1日在北陵留置场，遭受最酷烈的刑法之后的作品，劳君试听之。

作花愿做老梅开，降作人间一点埃。

我是神龙思破壁，要从风雨上天来！

这是1944年作于留置场中的诗（作者已事先标明）。当日大雨，作者姓“花”，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之中）只不过是一点点尘埃而已。不！我是神龙，思想起来将要破壁而起啊，要服从风雨上天——来啊！

东方有顽铁，投炉百锤炼，

霜刃一朝成，凭君惊绝艳。

这是一年之后，在奉天（沈阳）第一监狱中写的赠给田丹的作品。之后，广大的群众都予以抄写的（因不知作者该判什么刑）一首狱中诗作。

此二十首诗是经他人抄写，所列的次序已不准确，但大体上是不差的。从一“赌命争长恋，冰霜逼落花”开始直到十七“……铁窗争禁横流志，独步人间有所亲”，应属于1944年，在北陵监狱（留置场）中所写的作品。其中之二、之九、之十七，所谓“圣音”、“神光”、“独步人间有所亲”显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他在留置场之中，思索自己的归宿，是“血刃定尔我”（之八）的，但是自己仍须“槛楼一翘首，浩唱不须愁”（之十一）。虽然置身在日本的留置场，已是“生死小参差”（之四）了。但是，田丹在留置场，是当做“怒舌舐越胆，裂断私公”（之十三）来对待的。

在奉天第一监狱中，最后一首诗是1945年8月9日夜所作，因为中午已得到消息，说8月8日苏联政府业已对日宣战了。

消息飞来新鼙鼓，

夜中狂舞又狂歌，

忽忘长囚身已病，

欲鞭弩马试“横磨”！

他已忘记“长囚身已病”了，他只等待横鞭立马一试“十万口大剑”了。——“横磨”，剑也。《辞典》谓：“晋有大剑十万口”，等待一试呢！

以上诸诗，都是属于“黑”的，由于曾布置大家搜集田赉的诗，邓周立同志在某杂志上搜集到一首：

事破无言就索绳，铁窗锁我自从容，

愿将东北男儿血，洒作白山顶上红。

诗，是田赉作的，杂志是沈阳最初一度解放时的刊物，惟不知放在何处为好，所以，就留在此处。

以下诸诗名为《奴隶之歌》，都是沈阳光复以后的作品。

《狱外记》是一首长诗的序诗，由于疾病在身，加以真刀真枪，时局在急剧变化，故此诗未能完成。

《大街》是苏军在沈阳时期的作品（9月间），“点火，有新的火种，从此要撞新的洪钟”，指苏联有集体农庄也。

《病房小缀》，一如作者说，是赠与田丹的，由于闹病，每天通常仅写一句。但是多则无妨——10月8日则写了十四句。可见多写少写是由病况来决定的。

不过，田赉是坚强的，也是有韧性的。例如，在10月2日，他说：“在正确领导之前摇头时，那只显示卑微而已。”在10月7日，他说：“和死作斗争，我曾是骄傲的胜利者。”可见，死对他已不算什么了，“呼吸一断就死了，多么简单的事，还有什么‘神秘’的？”

在这里须提一笔的就是10月7日这一天，正是王暖同志第二次和他见面的一天，恰巧在此留下一点记忆。

《我的歌》是1945年秋季完成的，读者可与1943年《咱是一块铁》两者对照来看。1946年3月他又重抄，寄给什么杂志就不知道了。这是他的歌，恕不重抄，这距他告别人世，只有一个来月。

《两世代》是田赉的一页总结，读者亦须注意，题目就叫做《两世代》啊！

《不，先不要放下武器》是读报以后的诗篇，以及《人民是正直

的》、《他们的钱是谁的》、《你们的和我们的》共四篇，都是1946年的作品。也是作者自己编辑的《奴隶之歌》的最后四篇，编辑时，我朗读再三：“我走在人民的面前，看人民的脸色，赭红的脸刻满皱纹，皱纹上又泛满微笑的波浪，是勤劳诚朴的笑的波浪……我坐在人民的身边，听人民的声音，简洁而刚劲，愤怒加强了音韵……不再做“官僚”、“封建主”、资本家的仆从。迫害教导着他们，要有这聪明；生活教导着他们，要有这行动……因为我知道，在历史的前方，只有人民是正直的；因为我知道，在斗争的前方，只有人民是正直的！”还有，《你们的和我们的》，“……你们的前途是牛角尖，我们的前途是无限；你们的结果是完蛋，我们的结果是繁荣！”这是1946年3月的呼声啊，难道今天读起来，不仍然是铮铮有力吗？难道今天读起来，不仍然是爱憎分明，声若洪钟吗？！

下边是《蛹的情结》，第二辑。为什么是第二辑呢？第一辑哪去了呢？其理由须要问一下田丹。据说，此篇是写完了的（有后六段可证），第一辑却没有。据估计，很可能是打算把前边的《病室小辑》改为第一辑，至于第三辑，则很可能作者没有来得及写，便匆匆地告别于我们了。所以此段可作最后一辑来算。这一辑的写作过程比较简单，如连续到《病室小辑》，则此辑也是写自己在养病阶段的感想，其思想意义亦自有其相关联处。他说，“我们十四年在帝国主义下学习的，不是怎样做奴才，而是怎样做一个好主人，他是会负责自己的一切的，永久不再受谁的蛊惑与欺骗”。最后，自己则是在总结自己与田丹的恋爱，十五年来，只“是一长篇的命运的斗争的诗”。

诗辑，像似编完了，但是还有一堆“儿歌”，十篇，需要收集进来，这也是应该的。大家知道，在写《黑书》时期，田贡除了了解精神之外，若想读到任何领袖著作，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1945年9月6日以后，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4000多人于9月6日到达沈阳，12月23日开始撤出沈阳），虽然他当时仍然暗藏着——直到他的

死，始终未公开他的政治身份。据了解，至此以后，他已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诸作，他写作歌谣，必在此后，这说明此之后，他才更加注意文艺普及工作。

最后，该说到“旧体诗二十三首”了，这在作者还活着的情况下，是不能发表的。其原因，也是很清楚的。例如，他也不主张读言情和武侠小说，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反对。写诗，也行，可是后来他竟写起“儿歌”来了，这不也是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杂志、报纸开始发表旧诗，是因为毛主席喜欢写旧诗和词（虽然，他也说：“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这才延续到今天，这是时代的限制，不能责怪于他之不发表。不过我们今天发表出来，除了给自己的同志们看看外，也更证实了田贲写作时的真诚。

二十三首之一至六，是他刚刚出狱时候的写作。七至二十是每天读报或有所感时所写。例如十九“卧病”（四章）是说：那一天，没有月亮，一夜之间，大约刮了风、下了雨吧，劝业商场里就响起枪声来了，大家正在太平乡里做梦呢，就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听了之后，怎能不为之咋舌呢？

之八是说：“烽火满中原，枪声惊夜寐，瞬息出死伤，多少英雄泪！”之二十又说：“雪满关山岁欲除，中原消息近何如？萧条门巷边城夜，月白灯清读禁书”。此二诗有两处提到中原，当时确实有我在中原，回不来呀，田贲老师是不知道我在中原的，但是，他却不能不提到中原——当时全国都在议论中原，中原又一次打起来了。田贲岂是有预感吗？很可惜，中原的枪声并未打中了我，但是回到东北的我，却不曾再见到田贲老师了！呜呼，尚向。

之二十一，“开花不怕北风侵，热梦掬香带雪吟。疵狂半世君休笑，一树梅花识素心”，这是总结自己一生的诗。

之二十二、二十三，“新叶骄生趣，一花展天国，掌上尽尘宇，方寸大宽阔。”“云烟无存失，福乐昧若甘，凝神尽万古，生死断悲欢”，我的老师，生死断悲欢的年龄，是三十四岁啊！

另外，再录几篇其他，以见田贡思想发展之端绪。

一、《诗歌的发生》发表于1942年11月伪满沈阳之《盛京时报》文学上。当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式入党是在1944年4月。

二、《观剧书感》发表于1942年12月23日，也发表在《盛京时报》文学版上。他评价的是“殉情”，即李萍倩改编的席勒剧本《阴谋与爱情》。

三、《期待于今年者》也是发表在1943年1月4日《盛京时报》文学版上，是田贡于1943年对东北文学形势之期望。文章内提到今日在北京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曹在当时早到重庆参加抗战，可是他写的《日出》却在东北——满洲演出了。（可参阅山东文艺出版社之《中国抗战文艺史》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第414页，其文章主要说：“《日出》……曹禺同志对没演第三幕有意见。”）

四、《塔·城·一切建筑》是发表于1943年4月7日的《盛京时报》文学版的。他大声疾呼“在相噬中的生存，是已不能再继续了”。号召人们：“将聚集起来，兴起伟大的人类作业，有计划的经营这宇宙。”在伪满报刊上发出如此有力的呼喊，是何等的胆大！

五、《人·盗匪·野兽》有剪报，剪自《文化导报》云。

1991.6.4

卞和之 于病中

目 录

序
引言

马加
卞和之

田 贲 遗 著

诗选·

黑书(1933—1944)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	(1)
我们是丰厚·····	(2)
“新京”·····	(5)
有赠·····	(6)
献给母天·····	(7)
像诗·····	(10)
到前面去·····	(11)
日子·····	(14)
咱是一块铁·····	(16)
暗室·····	(18)
梦·····	(19)
蔷薇·····	(19)
我是王·····	(20)
祝·····	(22)
夏·····	(23)

生物以下的世代	(24)
禁锢	(26)
拔草的人	(27)
谁也不知道	(28)
旧体诗二十首	(29)

奴隶之歌 (1945—1946)

破狱之歌	(33)
狱外记	(35)
大街	(37)
病室小续	(38)
我的歌	(42)
两世代	(46)
不，先不要放下武器	(46)
人民是正直的	(50)
他们的钱是谁的	(53)
你们的和我们的	(55)
蛹的情绪	(58)
儿歌十首	(63)
旧体诗二十三首	(67)

其他 (1942—1943)

诗歌的发生	(75)
观剧书感	(77)
期待于今年者	(80)
塔·城·一切建筑	(84)
人·盗匪·野兽	(89)

纪念文章

怀念花喜露同志	侯 洛	(91)
悼念田贡同志	贾玉网	(104)

悼念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人们	夕 澄 (108)
绝艳霜刃 辉耀千秋	卞和之 (116)
不朽的生命 闪光的诗文	王建中 (125)
“争将热血献灾黎”	铁 汉 (139)
缅怀我的革命引路人田贡同志	邓周立 (150)
永远的怀念	王丹群 (155)
深切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花喜露同志	陶 炎 (167)
姜毅 书信摘抄	丹 群 (171)
我的启蒙老师	施 弟 (174)
征途常忆引路人	姜 涛 (179)
回忆与花喜露同志两次见面	王 暖 (183)
花喜露的童年	郭世魁 (186)
烈士成长的道路	郭世魁 (190)
播火种的人	王孝先 (194)
我的爸爸	花友藩 (195)
爸爸给我留下的	铁 虹 (200)
附录一：田贡笔名	(202)
附录二：田贡年谱	(202)
后 记	(209)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
“春”就要来了。
春天，可爱的春天，
你来，你快来呀，
我们正在等候着你。
你有红的花开，
你有绿的草长，
花香和鸟语，
你会迷醉这整个的世界。

1933

按：“这首诗是作者的习作，见他自己主编的高小语文《补充教材》，署名“花蒂儿”。